

论《风景》中异化的家庭关系

岳小旭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方方的《风景》用冷酷的笔法描绘了一幅生存在“河南棚子”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图景, 并冷静地剖开了这一家庭的内核, 将一家人扭曲的关系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立足于小说《风景》, 分别从夫妻、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三个方面分析异化的家庭关系, 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并对小说中异化的家庭关系的两种未来走向进行思考。

关键词: 方方; 《风景》; 异化; 家庭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家庭”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1] 作为由婚姻和血缘维系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家庭一直以来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书写对象。对于“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 真诚直面现实, 直面人生”^[2] 的新写实小说来说, 家庭更是作家观察社会、还原现实、洞察人生的一个绝佳窗口。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方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和细腻的生活体验, 通过对生活在汉口“河南棚子”中一个家庭的描述, 揭露了存在于这个家庭内部扭曲的关系, 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不一样的家庭图景, 冷静地剖析异化的家庭关系背后的丑恶人性。

一、异化的家庭关系“图景”

人类是群体动物, 家庭对于个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从家庭获得的, 《颜氏家训》有言: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 有父子而后有兄弟: 一家之亲, 此三而已矣。”^[3] 在“河南棚子”里的那片风景中, 所谓的“一家之亲”在亲人之间的漠视与仇恨中消失殆尽, 只剩下孤零零的血缘支撑着已经变异的家庭。

(一) 夫妻一施虐与受虐

缔结婚姻关系的基础是爱情, 恩格斯认为最理想的婚姻应该兼具爱情与道德, 这就要求夫妻之间不仅要有爱情, 还要有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相敬如宾”“相亲相爱”来表示理想的夫妻关系, 因此,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爱与尊重都是夫妻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不清楚《风景》中的父母结婚的原因, 但从他们的日常相处中可以看出这段缺乏爱与尊重的关系的扭曲与变异。在这段关系中, 父亲是毋庸置疑的主导者。作为河南棚子里被

¹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页。

² “新写实小说大连展”卷首语, 《钟山》1989年第3期。

³ 檀作文译注, 《颜氏家训》, 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版, 第17页。

所有人都承认的一条好汉，父亲疯狂地用拳头与暴力发泄他永远旺盛的精力，除了在码头上打架斗狠，父亲如雨点般的拳头更多地砸向了他的家人，作为妻子的母亲自然无法摆脱来自施虐狂丈夫的暴力。更关键的是，母亲的受虐欲在父亲四十年间逾万次的打骂中疯狂滋长，她成为父亲的崇拜者，充满了对拳头和暴力的渴望。因此，以“在男人们面前挑逗和卖弄”为天性的母亲将父亲视作获得受虐快感的来源，而“打架斗殴像抽了鸦片一样难得戒掉”的父亲也将母亲当成施虐的对象。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尊重，即使曾经存在的爱也会被消磨殆尽。另外，父亲对母亲“低三下四谦卑无比且极其温存的举动”只有在他打过母亲之后才会出现，而为了这怜悯似的短暂的温存，母亲只能疯狂地惹怒父亲。当维持温存举动的纽带只是日复一日的打骂时，爱就很难存在于父母之间。当代表正常夫妻关系的爱和尊重消失时，维系他们的只有由猜疑、歇斯底里和经久不息的打骂构成的纽带，他们之间也只剩下施虐狂与受虐狂这种变异的关系。所以当二哥眼中最正常的“夫妻打架”现象随着父亲的年老而消失时，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也一并消失，以至于母亲“一下子衰老起来”，言语成了他们之间“最多余的东西”。

（二）父母与子女—漠视与仇恨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无私、最纯粹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也是最感人、最深沉的。《爱的艺术》中写道：“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和成长的积极关心。”^[4]然而在《风景》中，我们看不到父母对孩子的关心，斥责、辱骂与殴打反倒比比皆是；同样，我们也无法从孩子身上看到对父母的依赖和爱，敌视与仇恨是最常有的。

父亲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是原动力，以事业、道德、信仰、个性来塑造整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心灵意志。”^[5]本应像土壤一般给儿女提供父爱，但生育了九个孩子的父亲将唯一深厚的爱留给了早夭的小八子。对于其他孩子而言，父亲给予的除了狭窄的住所、贫穷的生活和“每天睡觉前点点数，知道儿女们都活着就行了”的微不足道的关心，还有无缘无故的痛骂和毒打。当无能而暴力的父亲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孩子时，母亲则作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欣赏着孩子被打的场面。我们眼中的母亲通常是慈爱与温暖的象征，是家庭温暖的主要来源，但《风景》中的母亲却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也消解了母爱。在父亲和其他孩子殴打七哥时，她剪着脚指甲“连头都不抬一下”，而这仅仅因为孩子挨打远不如“人整狗”有趣。小说中的母亲完全忘记了她作为母亲的职责和义务，她得知大哥与枝姐私通不但不加劝阻反而极力怂恿宣传，害的大哥的自尊被践踏，枝姐失去孩子；被父亲怀疑是母亲与邻居私通产物的七哥完全不被母亲疼爱，年纪最小的他成年衣衫褴褛，日复一日地捡破烂和烂菜叶，甚至因掉进泥塘而晚回家时，换来的也不是母亲的嘘寒问暖而是冲上来揪着他的耳朵；即使是最受母亲宠爱的二哥都幻想着母亲若也能像杨家母亲那样“该是多么好呵”。可见，对于孩子

⁴（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27 页。

⁵ 张祥龙：《“父亲”的地位—从儒家和人类学的视野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来说，父母不再是爱和关心的来源，而是痛苦的根源，爱在冷漠中慢慢消解，父母的形象也在漠视和残酷中变得扭曲。

父母给予子女以打骂和漠然，子女回报父母以仇恨和敌视。大哥当面辱骂与白泉礼调情的母亲为“贱货”，在遭受侮辱时与“愚蠢低贱”“让儿女没吃没穿的像猪狗一样”而自己却“有滋有味地活着”的父亲疯狂地厮打。二哥看不惯父亲的粗鄙和暴力，最像父亲一样暴力的三哥也不服从父亲的管教；邪恶的种子—五哥和六哥，长大后轻松地抛弃父母做起了“比当儿子舒服多了”的上门女婿，五哥对父亲的粗鄙嗤之以鼻，“大骂着父亲混蛋透顶”。大香和小香则继承了父母的冷酷自私，对父母的感情远不如利用。尤其对于从小遭受父母打骂与漠视的七哥来说，他并非未渴望得到父母之爱，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幻灭让他变成“眼中总是充满仇恨”的人，对父亲的感情也“仅仅是一个小畜生对老畜生的感情。”小时候的他挨打过后总想着“首先揍父亲还是首先揍母亲这个问题”，甚至想着在父亲面前强奸母亲和两个姐姐，长大后“是个人物”的七哥一进家门“就像一条发了疯的狗毫无节制地乱叫乱嚷”，七哥的乱叫乱嚷和强烈的“弑父情结”中饱含对父母的控诉和报复。在这个家庭中，父母之爱在永无止息的打骂中弥散，子女从对父母之爱的渴望慢慢到绝望，父亲成为子女想要战胜的敌人，母亲成为子女鄙视的对象，子女则变成了疯狂的复仇者。血缘亲情在冷酷自私中淡漠，最亲近的关系被仇恨扭曲。

（三）子女之间—伤害与敌视

“兄弟姐妹关系是中国家庭伦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天然血缘为基础，兄弟姐妹们从幼年的同处一室到成年后各自组建新的家庭，长幼间的亲情关系逐渐从天伦走向人伦，以个别性基础上的团结友爱作为最高伦理境界。”^[6]《诗经》中的《小雅·常棣》和《邶风·燕燕》就是兄弟姐妹情深意重的最好见证。兄弟姐妹本应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但“河南棚子”里一母同胞的八个孩子却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爱，反而充满了敌视和冷漠。

中国尤重长幼，自古以来就有“长兄如父”的说法。身为家中长子，大哥并没有担负起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虽然对于年幼的七哥来说，没有打骂和诅咒他的大哥被他误认为是父亲一般的存在。常年日夜颠倒的生活让大哥对家中一切漠不关心，对亲情的漠视让兄弟姐妹们的斗争更加激烈残忍。七哥是备受兄弟姐妹欺辱的存在，五哥和六哥经常以捉弄七哥为乐，兴奋地接受父亲派给他们抽打七哥的任务。最让七哥仇恨的是两个姐姐大香和小香，大香用尖利的指甲掐七哥的屁股，看着七哥挨打发出尖利的笑。小香更加心狠手辣，口口声声称七哥为“野种”，命令七哥每天像狗一样爬行，仗着父亲对她的宠爱尽情地伤害七哥，姐妹两人肆无忌惮的伤害让七哥从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至于“若有报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全部强奸一次。”在兄弟姐妹中，只有二哥是最温暖的存在，他从小照顾三哥，替三哥受过。他给予弱小的七哥一丝温暖，但也许这样的家庭并不适合温情的存在，二哥给予的一丝暖意像流星一样随着二哥的离去而永远消逝。当家庭中唯一一个存有

⁶ 赵庆杰：《家庭与伦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温情的人消失后，兄弟姐妹之间再无亲情，只剩疯狂的报复和深入骨髓的敌视。长大后的七哥对五哥六哥极为鄙视，“常在肚子里用最恶毒最尖刻的话骂五哥和六哥”，五哥和六哥同样看不起并讥讽七哥。曾经对七哥不屑一顾的大香和小香，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被七哥收养而对他毕恭毕敬，互相之间尽是算计。小时候的兄弟姐妹们只有仇恨、敌视和殴打，自私、贪婪、利用和咒骂横亘在长大后的他们中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兄弟姐妹之间永远是冷漠与敌视的，伤害和残忍像一根倒刺扎在他们心上，他们永远无法回归到正常的充满亲情的关系。

“家，是爱与温暖的传递通道，也是恨与伤害的传递通道。”^[7]显然，“河南棚子”里的家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恨与伤害。异化的家庭关系绞杀了亲情的生存空间，淡漠和仇视取代了原本的亲情与温暖，父子之爱、母子之情和兄友弟恭在异化的家庭关系中消失不见，只剩下冷漠和仇恨筑成的密不透风的堡垒，一家人在狭小的堡垒中上演着如野兽般原始的撕咬和挣扎图景。

二、异化的家庭关系的深层原因

这样的家庭生存之痛让人寒彻入股，然而这种家庭伦理悲剧的书写并不是方方的最终目的，揭示家庭异化后的深层原因才是作者的根本性思考，方方的写作也正是想要“使人们能够透过凡俗人生，咀嚼到某种更深层的或历史、或社会、或文化或人性……的意味。”^[8]异化而畸形的家庭关系背后隐藏着的是生存的困境、精神的荒漠和人性的扭曲。

（一）生存的困境

马斯洛将人类的生存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作为人存在的一个固有的方面，不仅有生理的需要，而且有心理的需要。环境必须使这些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否则就会出现身心疾患。”^[9]但在那个十三平米的狭窄板壁屋中，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也难以满足。十三平米的空间和一家十一口永远格格不入，两个女儿睡在极小的阁楼，其余七个儿子并排睡在临时地铺上。当地铺难以承受七个长大的儿子时，大哥成年地上夜班，七哥则被父亲一脚踢到黑暗潮湿的床底。在狭窄的空间里生存的几个孩子觉得不如死去的小八子舒服，而七哥甚至想像弟弟一样睡在一个小盒子里一动不动。食物的匮乏让孩子们处于饥饿之中，七哥下巴上的两道白印是饥饿的见证，捡菜叶、叉青蛙、抓其他孩子的食物、跳进泥塘挖藕、吃白米饭是七哥童年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一家人吃着捡来的菜叶，用着偷来的煤渣，睡在火车经过都要震动的板壁屋，过着一成不变暗无天日的生活。狭窄的空间提供着稀薄的生存土壤，匮乏的食物更是激烈争夺的对象。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生存面前，每

⁷（美）苏珊·福沃德，克雷格·巴克：《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黄姝，王婷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第8页。

⁸ 陈俊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小说评论》，1992年第5期。

⁹（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个人都是“他人”，即对方生存的障碍，正如“家庭中的男男女女在与外面的世界相对抗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身边的亲密敌人。”^[10]尤其对于生活在最底层且有众多兄弟姐妹的他们来说，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像野兽般撕咬争夺，支配他们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显现出来的野蛮、残酷和血腥使血缘亲情成了最无价值的东西，至亲之间的关系只能落得扭曲和变异的结果。

方方尤其强调生存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她认为“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地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个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该谴责该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11]方方笔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主人公们都面临着最严酷的生存挑战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最原始的生存境遇和最残酷的生存斗争。处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的情感和道德让位于生存，家庭和伦理会被生存本能抛之脑后，最终在一片狼藉中只显露出赤裸裸的生存本相。

（二）精神的荒漠

在为“河南棚子”里的一家人原始的生活状态而感到触目惊心时，他们精神上的贫瘠也让人不寒而栗。有人说：“精神荒漠比贫穷更可怕。”生存的困境让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精神的荒漠让他们的心中长不出亲情的花朵，只能让爱和血缘亲情慢慢枯萎死掉，家庭存在的根基也被斩断。

生活在老汉口人提起“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的河南棚子，父亲一家人被粗鄙的脏话、残暴的殴打和浅薄的人生哲学包围。殴打、酗酒及醉酒后向儿女强行灌输他那套最为粗浅野蛮的“拳头理论”，都是他粗鄙浅薄的象征。父亲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接受过精神教育，对“毫无用处”的读书充满鄙视，三番两次与热衷读书的二哥产生争执，也不愿让小七子进学校，他固执地坚守着拳头和暴力解决一切的价值观，并为此洋洋得意，“看我们小七子，不就是老子的拳脚教出来的么？”^[12]母亲天性风骚，在勾引男人和放荡行为中彰显自己的魅力，说着“最俏皮最恶毒且下流得让人发笑的话”，从不读书的她过着自得却无比粗浅的生活。西方有句名言：“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是和母亲面对面长大的。”父母的精神是子女精神生长的土壤，父母的精神一片荒芜，对爱、尊重、道德等一无所知，只依靠最原始的本能。在父母的影响下，九个子女的精神世界同样荒芜扭曲。大哥和三哥如父亲一样依靠拳头，五哥六哥强奸、偷窃无恶不作，为了赚取利润坑蒙拐骗，为了过好生活抛弃父母，在成为“万元户”后选择豪赌。七哥在苏北佬“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的启发之下走上了一条不断往上爬的权势之路，曾经遭受的痛苦与欺辱和想要蔑视一切的野心让七哥抛弃女友，借助一位高官无法生育的女儿获得权力。大香和小香承继了母亲，大香如母亲一般说长道短，小香放荡甚于母亲。

¹⁰ 陈超洋：《个体在当代家庭书写中的生存困境与理想追寻》，《美与时代》（下）2014年09期。

¹¹ 方方：《我眼中的风景》，《小说选刊》1988年05期。

¹² 方方：《风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他们一家人对暴力、金钱和权力充满狂热气息，被欲望和粗浅的人生哲学支配的精神世界寸草不生，这使得“这般地相亲相爱，这般地民主平等，这般地文质彬彬，这般地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永远不会在他们家出现，精神荒漠中生存的他们只能将家庭关系变得异常扭曲。

（三）人性的扭曲

众所周知，人性是复杂的。胡适认为人性有灵肉两元，善与恶、显露的或隐藏的因素共同交织构成复杂的人性本身，同样，也正因其复杂才易于被扭曲异化。

荀子在《性恶篇》直接道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3]无论我们是否赞同荀子的观点，都无法否认人性中存在的恶。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14]但《风景》中的一家人被兽性因子驱使，毫无节制弃善从恶。父亲始终被发泄暴力的欲望和施虐的快感所控制，在挥舞拳头时，他整个人陷入癫狂，心中的恶驱使着从弱小如蝼蚁的妻儿身上获得施虐的快感，反之，这种快感也助长着他身上的恶，最终导致子女对他的背弃与仇视，亲子关系变成人性之恶下畸形的产物。七哥是家中遭受最多恶意的人，小小年纪就无恶不作五哥和六哥将殴打七哥当成讨好父亲的手段，尖锐的指甲和叫喊带着大香和小香狠毒的恶意冲向七哥，他们对待比他们更弱小的七哥毫不掩饰地放纵着他们的恶意。作为被亲人的恶意包裹着的七哥，他是被恶浇灌出来的“恶之花”。曾经对爱和温暖的向往在父母的打骂和兄弟姐妹的欺辱像童年时光那样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家人的仇恨，复仇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在复仇的过程中，七哥的恶被一点一点激发出来，他不顾一切地报复，每次进家都像疯狗一样地狂吠，挑战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的权威，用最恶毒的话咒骂兄弟……在一家人用最大的恶意互相伤害时，他们之间的温情就被扼杀在摇篮里，正如“人性中恶的一面驱使人们竭尽所能占有生存资源，而对生活中的爱与美不屑一顾。”^[15]除了人性之恶的驱使，欲望、贪婪、自私、冷漠和虐待等人性中消极的因素在他们身上交织滋长，最终造成人性的扭曲，导致亲人之间野兽一般的撕咬和仇视。

三、异化家庭的终结与延续

“河南棚子”里原生态的生存模式令人胆寒，异化的家庭关系让人触目惊心，但其未来走向更值得我们关注，扭曲的家庭关系和淡漠的血缘亲情是走向终结还是继续延续下去令人深思。在小说的末尾，随着几个儿女的成家立业，我们看到了异化的家庭关系的两种走向。

（一）异化的家庭关系的终结

异化的家庭在三哥和四哥这里得到了终结，但二者的终结又是不同的。三哥是活着的几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对女性充满敌视的他怀着泄恨的态度与女人厮混。准确来说，三哥是没有家庭的，因此，由父亲主导的异化的家在他这里得到了终结。四哥是几

¹³ 《荀子》，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7页。

¹⁴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06期。

¹⁵ 陈超洋：《个体在当代家庭书写中的生存困境与理想追寻》，《美与时代》（下）2014年09期。

个儿女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一场病让他变得又聋又哑，他没有因残疾而得到母亲的怜爱，却也没有“挨过父亲的拳脚”。与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失去听力反倒像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他在自己的世界自得其乐，过得“平凡而顺畅”。长大后的四哥与一位盲女结婚，夫妻二人虽然都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们的婚后生活却朴实平淡，恰如世上最正常和最平凡的夫妻。四哥和四嫂对他们健康聪慧的儿女都充满了爱意，墙上贴的一张张奖状就是见证。同样居住在狭窄房子里，四哥一家却因相濡以沫的夫妻、爱护儿女的父母和充溢其中的爱与温暖终结了上一辈扭曲的家庭关系。

三哥和四哥对异化家庭的终结让人感到莫大的讽刺，三哥未成家，而四哥完满的家庭源于四哥听不到“嘈杂烦乱的世界之声”和从未挨过打的经历。这让我们看到，在异化家庭里成长的人想要拥有正常的家庭十分不易，三哥和四哥的结局更是对原生家庭的一种嘲讽。

（二）异化的家庭关系的延续

七哥生长在异化的家庭并深受其苦，他既是异化家庭的受害者，又是其延续者。他与妻子的结合完全出于利益的考虑，妻子于他而言只是上位的工具，而他对妻子而言也不过是掩盖因无法生育而遭受的难堪的遮挡物。他们之间依旧没有爱情，和七哥的父母相比，维系婚姻生活的纽带从生育和打骂变成了互相利用。由于七嫂无法生育，在大香和小香上演一场闹剧后，七哥领养了一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从七哥对家庭的选择来看，他抛弃原本相爱甚至“快打结婚证”的女友，选择了能帮助他获得权力却无法生育的大龄剩女，说明七哥对待婚姻和夫妻关系深受其父母的影响，在他心中，从未感受过的爱远远比不上能牢牢抓在手上的权力重要。同样道理，对亲情十分淡漠的七哥放弃收养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外甥却收养一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七哥的经历让他对亲情不抱任何幻想，血缘不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更不是产生爱的源泉。

七哥幼时生活在异化的家庭中，长大后仍旧生活在异化的家庭中，二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但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七哥都是异化家庭的延续者。

（三）真正的家园何处寻

在没有吵闹、没有殴打、没有歇斯底里的杨家，二哥看到了理想中的家庭，从而产生了改变自己家庭的想法。他对弱小的七哥照顾有加，为七哥夹菜，为七哥擦拭身体，甚至为七哥反驳父亲，二哥像一束光为冷酷的家增添了一丝温暖。父母恩爱、兄妹友爱的杨家让二哥感到他的心“是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跳动”，爱像天堂一般感化着生长在泥沼中的二哥，对爱和家庭的渴望让二哥对杨朗产生情愫，他渴望和杨朗组建一个像杨家那样温暖有爱的家庭。但当二哥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心爱的人放弃招工机会、一分一分地攒着未来布置新房的钱、幻想着与心爱的人共同组建家庭时，杨朗的卖身求荣和尖酸刻薄的话粉碎了二哥的希望，二哥梦想中的家园也随着二哥生命的逝去而无处可寻。

二哥是异化家庭中对理想家庭最为渴望的人，但即使他付出了生命代价仍然没有找到他理想中充满爱的家，二哥以悲壮的死终结了寻求真正家园的脚步，真正的家园也随着二哥的

死变得更加虚幻和遥不可及。

四、结语

方方从浩漫的生存布景中看到了异化的家庭图景和囿于其中的人的挣扎与痛苦，但《风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透过家庭关系，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亲情、仇恨与人性的纠葛。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如“河南棚子”那家人的生存困境、精神荒漠和扭曲的人性依然存在，在这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挤压与变异中，家庭关系的异化也更加明显。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能从《风景》中得到某种启发。

参考文献：

- [1] 方方《风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2] 方方：《我眼中的风景》[J]，《小说选刊》1988 年第 5 期。
- [3] 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4] 孟远：《新写实小说研究资料》[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6] 卢娜：《论方方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悲剧》[D]，天津师范大学，2008 年。
- [7] 韩晓云：《论方方小说中的家庭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2018 年。

On the Alienated Family Relations in Scenery

Yue xiaoxu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As the pioneering work of "New Realism", Fang Fang's "Scenery" depicts a picture of a family's life living in a shed in Henan Province with cold brushwork, calmly cuts open the kernel of this family, and shows the distorted relationship of the family naked to the world. Based on the novel Scene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lienated family relationship from three aspects: husband and wife, parents and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nd thinks about two future trends of alienated family relationship in the novel.

Keywords: Fang Fang; Scenery; Alienation; Family relations

作者简介：岳小旭（1998 - ），女，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